

◎倪文东
编

启功

谈书法人生

上海书画出版社

○倪文东 编

启功

谈书法人生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功谈书法人生 / 倪文东主编.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725-534-5

I. 启… II. 倪… III. ①汉字—书法—艺术评论—中国
②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J292.11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6375号

封面设计 王 峰
责任编辑 胡传海
技术编辑 吴蕃中

启功谈书法人生

倪文东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www.duoyunxuan.com

E-mail: shcp@online.sh.cn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0.5 字数: 210 千字 印数: 1-5,000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25-534-5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一、自己的人生和学书之路	1
1、童年生活	1
2、入学前后	5
3、我的几位恩师	16
4、三进辅仁	32
5、循循善诱与登堂入室	41
6、辅仁逸事	53
7、反右风波	55
8、文革时期	60
9、迟到的春天	70
10、书画创作	76
11、书画鉴定	88
12、学术著作	93
13、陈垣先生给我的教导	100
14、我的一位老师——齐白石先生	102
15、记我的几位恩师	107
16、我从幼年学写字的初步经历	109
17、回顾练习写字过程中的曲折	110
18、学习书法过程中思想的解放	113
19、学习“碑”、“帖”的体会	117
20、关于创作书法作品的点滴回忆	118

21、故宫古代书画给我的眼福	120
22、“晚爱诚悬竟体芳”	126
二、什么是书法	129
1、“书”的概念	129
2、书写文字的要求以及与经学、科举的关系	132
3、字形构造应该尊重习惯	134
4、书法中的个性特点	138
5、关于书法艺术理论的评判	140
6、书法是最高艺术吗	140
7、书法是艺术又是技术	140
8、论笔顺	141
9、论结字	143
10、真书结字的黄金律	150
11、艺术风格没有高低之分	152
12、关于汉字的石刻	153
13、关于碑和帖	158
14、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	168
三、如何学书法	177
1、学习书法的年龄问题	177
2、入门练习	179
3、求人指教	183
4、看什么参考书	185
5、如何才能写好字	192
6、改进和提高的办法	196
7、学书“循序”说	196
8、“用笔”说	205

9、执笔法	207
10、运笔法	217
11、善书者不择笔吗	220
12、临帖的目的	222
13、如何选临碑帖	223
14、学习碑帖的几种方法——读看、影摹、对临、背临、习作	229
15、“透过刀锋看笔锋”	232
16、临帖为何临不像	239
17、写帖主要抓结构	242
18、“用笔何如结字难”	243
19、写字要“活”	244
20、如何提高“功夫”	245
21、学“古”不学“今”	247
22、革新或创新的问题	249
23、关于文房四宝的使用	251

四、对书法史上诸多问题的观点	257
1、《平复帖》说并释文	257
2、《唐摹万岁通天帖》考	261
3、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	269
4、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	277
5、《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	287
6、《书法丛刊》“秦汉简帛晋唐文书专辑”引言	293
7、题《张猛龙碑》	295
8、《张猛龙碑》跋	296
9、日本影印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跋	298
10、《多宝塔碑》跋	299
11、《僧端甫塔铭》跋	300

12、唐人写经残本四种合装卷跋	302
13、明拓《曹全碑》跋	303
14、谈《艺舟双楫》.....	304
15、谈《广艺舟双楫》.....	305
16、真宋本《淳化阁帖》的价值	306

五、其他 309

1、诗与书的关系	309
2、书与画的关系	310
3、鉴定书画二三例	313
4、书画鉴定三议	317
5、简化汉字的书法问题	324

一、自己的人生和学书之路

1、童年生活

我生于民国元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7月26日。这是一个风云巨变的年代。我出生的前一年（辛亥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随之灭亡，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也就是说，我虽“贵”为帝胄，但从来没做过一天大清王朝的子民，我生下来就是民国的国民。所以我对辛亥革命没有任何亲身的感受，只能承认它是历史的必然。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有人向我征求题词，我只能这样写道：

半封半殖半蹉跎，终赖工农奏凯歌。末学迟生壬子岁，也随诸老颂先河。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大动荡的年代：护法战争、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军阀混战，中国的共和在艰难中不断前行。

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我的“家”也在经历着多事之秋。

我的父亲恒同在我刚刚一周岁的时候，即1913年7月就因肺病去世了。我父亲去世时还不到二十岁，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那是我第一回当丧主，尽管当时我一点事也不懂。据说，因为父亲尚未立业没有任何功名，所以不能在家停灵，灵柩只能停在一个小庙里，我们在那里给他烧香发丧。如果说我家在我曾祖、祖父时就已经开始衰落的话，那么我父亲的死揭开了它迅速衰败的序幕。那时，我祖父虽还健在，但他已从官场上退了下来。我的曾祖和祖父都没有爵位可依靠，

都是靠官俸维持生活。清朝的正式官俸的数量是很有限的，所以官员要想过奢侈的生活只能靠贪污，这也正是当时官场腐败的原因之一。但我的曾祖和祖父都很廉洁，加之多在清水衙门做学官，所以家中并没有什么积蓄，家里要想维持生活就必须有人继续做官或另谋职业。现在家中唯一可以承担此任的人，在还没有闯出任何出路时突然去世了，这无疑有如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崩塌，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给全家人以巨大的打击。

受打击最大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她在娘家就是孤单一人，后来还不得不寄居在别人家。好不容易盼到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亲人，总算有一个踏踏实实的依靠，现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依靠突然又没了，母亲又要过一种新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公婆当然不会让她饿着、冻着，特别是母亲又为他们生下了一线单传的孙子，但每月能得到的至多是几吊钱，而面临的将是无边的孤独与苦难，日子的悲惨与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她首先想到的是死，哭着喊着要自杀，我的祖父怎么劝她她也不听，最后只能用我来哀求她：“别的都不想，得想想你自己的儿子和我的孙子吧，他还得靠你抚养成人啊！”这样她才最终放弃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决心为我而苦熬下来。

一个家族到了这份上，往往会发生一些怪现象。当然，如果仔细追究，这些现象可能都有一定的缘由，但问题是到了那份上，恐惧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谁也顾不上、来不及去追究了，正如《红楼梦》在描写宁国府衰败时的那一段奇异现象：

（中秋夜）贾珍……在汇芳园丛绿堂中，带着妻子姬妾……开怀作乐赏月。将一更时分，真是风清月白，银河微隐。……那天将有三更时分，贾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换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大家明明听见，都毛发悚然。贾珍忙厉声叱问“谁在那边”？连问几声，无人答应。……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隔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凄惨起来。看那月色时，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竖。……次日……细察祠内，都仍是照旧好好的，并无怪异之迹……

我想读者看了这段描写，谁也不会认为曹雪芹在这里宣扬迷信。我听说在我父亲死后家里也出现了一些怪异的事，现在想起来，这些事说明我们家那时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当时住在什锦花园一个宅子的东院，我父亲死在南屋。南屋共三间，南屋西边有一个过道。我父亲死后谁也不敢走那里，老佣人要去后边的厕所，都要结伴而行。据她们说，她们能听到南屋里有梆、梆、梆敲烟袋的声音，和我父亲生前敲的声音一样。还有一个老保姆说，我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早上，她开过我父亲住的屋子，说我父亲生前装药的两个罐子本来是盖着的，不知怎么居然打开了，还有好几粒药撒在桌上，吓得她直哆嗦。也难怪她们，因为这个院里除了襁褓中的我，就没有一个男人了。于是我母亲带着我们搬到我二叔祖住的西院，以为那边有男人住，遇事好壮壮胆。我二叔祖很喜欢我父亲，他住在这院的北屋。搬去的那天晚上，他一边喝酒一边哭，还不断地喊着我父亲的名字：“大同啊，大同啊！”声音很凄惨，气氛更紧张。到了夜里，有人就听到南屋里传来弄水的声音，原来那里放着一只大水桶，是为救火准备的，平时谁也不会动它。后来一件事更奇怪。我二叔祖有一个孩子，我管他叫五叔。他的奶妈好好地忽然发起了疯癫，裹着被褥，从床上滚到地上，嘴里还不断念叨着：“东院的大少爷（指我父亲）说请少奶奶不要寻死。还说屋里柜子的抽屉里放着一个包，里边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我母亲听了以后就要回东院找，可别人都吓坏了，拦着我母亲不让去。我母亲本来是想自杀的，连死都不怕，这时早就豁出去了。母亲冲破大家的阻拦，按照奶妈说的地方，打开柜子一看，果然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跟着看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其实出现这些怪现象必然有实际的原因，只不过那时大家的心里都被恐惧笼罩着，一有事就先往怪处想，自己吓唬自己，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而这正是一个家族衰败的前兆。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成长的。

大概和这种恐惧的心理和紧张的氛围有关，我三岁时家里让我到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正式皈依了喇嘛教，从此我成



图1-1-1 1989年在雍和宫法会上，启功坐在童年坐过的垫子上背诵经文

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后来还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我皈依的师傅叫白普仁，是热河人。他给我起的法号叫“察格多尔札布”（图1-1-1 1989年在雍和宫法会上，启功坐在童年坐过的垫子上背诵经文）。“察格多尔”是一个佛的徽号，“札布”是

保佑的意思。喇嘛教是由莲华生引入的藏传密教，所谓“密”，当然属于不可宣布的神秘的宗派，后来宗喀巴又对它进行了改革，于是有红教、黄教之别：原有的称红教，改革后的称黄教。红教一开始就可学密，黄教六十岁以后才可学密。红教不禁止男女合和，这和西藏当地的原始宗教相合，黄教在这方面就比较严格了。我皈依的是黄教，随师傅学过很多经咒，至今我还能背下很多。

我从佛教和我师傅那里，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世、脱离苦难。记得我二十多岁时，曾祖母有病，让我到雍和宫找“喇嘛爷”求药。当时正是夜里，一个人去本来会很害怕，但我看到一座座庄严的庙宇静静地矗立在月光之下，清风徐来、树影婆娑，不知怎地，忽然想起《西厢记》张生的两句唱词：“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眼前的景色、周围的世界确实如此，既庄严神秘又温馨清爽，人间是值得赞美的，生活应加以珍惜。我心里不但一点不害怕，而且充满了禅悟后难以名状的愉悦感，这种感觉只能产生于对宗教的体验。

总之，自从皈依雍和宫后，我和雍和宫就结下

图1-1-2 启功为雍和宫撰写的长联



了不解之缘。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雍和宫去拜佛。在白师傅圆寂很久后的某一年，我去拜佛，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喇嘛，他还认得我，说：“你不是白师傅的徒弟吗？”直到今年，两条腿实在行动不便我才没去，但仍然委托我身边最亲信的人替我去。现在雍和宫内有我题写的一幅匾额和一对长联。匾额的题词是“大福德相”，长联的题词是“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万亿劫之中”，这都寄托了我对雍和宫的一份虔诚（图1-1-2 启功为雍和宫撰写的长联）。（《启功口述历史》第39—45页）

2、入学前后

我十二岁才入正规的小学，但这不等于说我十二岁才学文化。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姑姑和我的祖父〔图1-2-1 启功十一岁时与祖父（左）和姑祖父合影〕。

我对姑姑非常尊敬，旗人家没出嫁的姑娘地位很高，而我姑姑又决心终身不嫁，帮助我的寡母抚养我，把自己看成支撑这个家的顶梁



图1-2-1 启功十一岁时与祖父（左）和姑祖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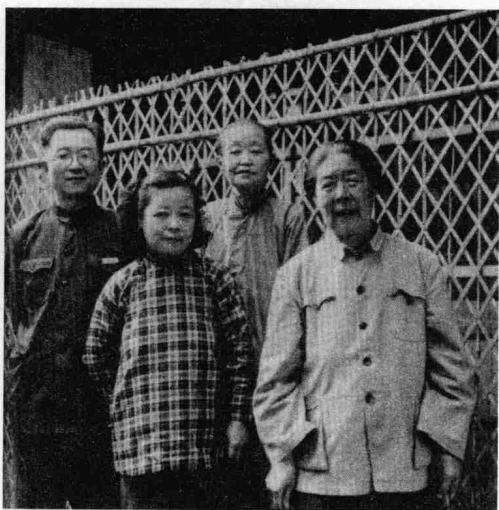


图1-2-2 启功和母亲、姑姑、妻子合影 左起：启功、夫人章宝琛、母亲克连珍、姑姑恒季华

柱、男人，所以我一直管她叫爹爹（图1-2-2 启功和母亲、姑姑、妻子合影 左起：启功、夫人章宝琛、母亲克连珍、姑姑恒季华）。作为家长她明白，要改变我和我家的窘状，首先要抓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使我学有所成。我姑姑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但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尽

力教我一些简单的知识。比如，姑姑把常用字都写在方寸大的纸片上，一个个地教我读写，有如现在的字卡教学，虽然不十分准确，但常用字总算都学会了。

我的祖父特别疼爱我，他管我叫“壬哥”。我从小失去父亲，所以他对我的教育格外用心。我祖父的字写得很好，他把常用字用漂亮标准的楷书写在影格上，风格属于欧阳询的九成宫体。我把大字本蒙在上面一遍一遍地描摹，为日后学习书法打下了基础。这些字样我现在还留着（图1-2-3 启功祖父毓隆的墨迹）。他还教我念诗。至今我还清楚



图1-2-3 启功祖父毓隆的墨迹

地记得他用一只手把我搂在膝上，另一只手在桌上轻轻地打着节拍，摇头晃脑地教我吟诵东坡《游金山寺》诗的情景：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他完全沉醉其中，我也如此。倒不是优美的文辞使我沉醉，因为我那时还小，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我祖父也不给我逐句逐字地解释，而是那抑扬顿挫的音节征服了我，我像是在听一首最美丽、最动人的音乐一样，这使我对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说我日后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那么，可以说是诗词的优美韵律率先引领我走进了这座圣殿。当然随着学历与阅历的增加，我对诗的内容也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所以这些诗我至今仍能倒背如流。祖父所选的诗有时显然带有更深的寓意。我记得他教我读过苏轼的《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蜀中，以诗贺之》：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美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尝当年……

这首诗后面还有很多典故，前面的这些描写与我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合，但祖父的用心是非常明显的，我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叫我从小知道母亲的不易，教育我应该一直热爱母亲。这样的诗，我怎敢不终生牢记呢？

他经常让我看他画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和感触：他随便找一张纸或一个小扇面，不用怎么特意地构思安排，更不用打底稿，随便地信手点染，这里几笔，那里几笔，不一会儿就画好一幅山水或一幅松竹（图1-2-4 启功祖父毓隆画的扇面）。每到这时，我总睁大眼睛呆呆地在一旁观看，那惊讶、羡慕的神情，就像所有的小孩子看魔术表演一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觉得画画是一种最令人神往、最神秘的本领。因此从小我就萌发要当一个画家的想法。所以我想，能培养人的兴趣、激活人的潜质、激励人的志向的教育才是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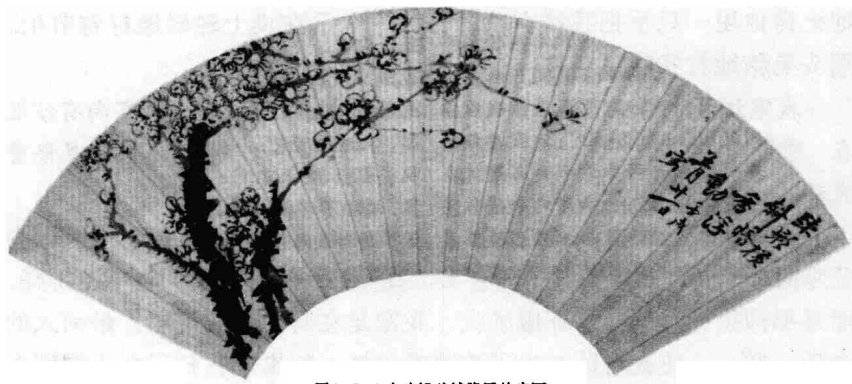


图1-2-4 启功祖父毓隆画的扇面

成功的教育。我虽然没有直接跟我祖父学绘画的技巧和笔法，但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一点——爱好的发现、兴趣的培养，这是最重要的。

除了接受家庭教育之外，上小学之前我也读过旧式私塾。先在后胡同一亲戚家的私塾里跟着读，后来又跟着六叔祖搬到土儿胡同。土儿胡同对面是肃宁府，那里也设过私塾，我在那儿也读过。当时那里有一个教四书五经的、一个教英语的，也称得上是中西合璧了。但我们家属于旧派，不能跟着念外语、学洋学。进私塾先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还要拜主管文运的魁星。一般的教学过程是先检查前一天让背的背下没有，背下来的就布置点新内容接着背，没背下来的要挨打。一般打得都不重，有的不用板子，就用书。然后接着背，直到背会为止。小孩子的注意力不能长期集中，背着背着就走神发愣，或说笑玩耍起来，这时老师就会大声地斥责道：“接着念！”那时，我属于年龄最小的，只好从《百家姓》读起，比我年龄大的就可以读“四书”、“五经”了。有时，我看他们背得挺热闹，便模仿着跟他们一起背，但又不知道词儿，就呜噜呜噜地瞎哼哼。这时，老师就过来拿书照我的头上轻轻地打一下，训斥道：“你背的这是什么啊？尽跟着瞎起哄！”诸如此类的淘气事，我也没少干过。不过，有的老师也懂得“教学法”。我有两个叔叔，一个用功背得很好，尽得老师夸奖；一个不用

功背不下来，尽挨罚。老师就指着他对我说：“你看，像他那样不用功，怎么背得下来？背不下来就得挨罚！”这种现身说法，有时还真对我有些激励作用，但日久天长也就失效了。

我十岁那年，是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大年三十夜，我的曾祖父去世了，按虚岁刚进七十。本应停灵二十一天，但到第十八天头上，我那位吃错药的二叔祖也死了，结果二叔祖的灵柩只停了三天，就和我曾祖一起出殡了，俗称“接三”。而在我曾祖死后的第五天，即大年初四，他的一位兄弟媳妇也过世了。三月初三，续弦的祖母又死去。七月初七我祖父也病故。不到一年，我家连续死了五个人，而且是各人因各人的病而死的，并非赶上什么瘟疫。实在是有些奇怪，要说凑巧也不能这么巧啊！如果说十年前，父亲的死揭开了我家急速衰败的序幕，那么这一年就是我家急速衰败的高潮。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和偿还债务。那时我家已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了，我记得卖钱最多的是一部绝版的《二十四史》。十年前我父亲死，我是孝子；现在曾祖死，我是“齐衰（音zīcuī）五月曾孙”，即要穿五个月的齐衰丧服——一种齐边孝服。祖父、祖母死，我是独长孙，在发丧的时候我都要做丧主、“承重孙”，因此我在主持丧事方面有充分的经验。但这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精神上的负担和打击也过于沉重了！

凡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都有一个通病——老家儿死后，子孙都要变着法儿地闹着分财产。我家虽已是山穷水尽了，但也不能免此一难。发难的是我的六叔祖，他的为人实在不敢恭维，我曾祖活着的时候常骂他“没来由”。他找上门来兴师问罪，对我祖父说：“父亲死后，母亲（续弦的）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钱都归了你们大房，这不行。”我祖父气坏了，向他连解释带保证，说：“母亲什么东西也没给我们留下，我也从来不问她财产的事，更不用说私下给我们钱了。”我六叔祖还不依不饶，指着祖父屋里墙上挂的一张画说：“这张画不就是值钱的古玩字画吗？”这可真应了我曾祖的那句话：“没来由。”这张画挂在

那儿不止一两年了，又不是现在才分来的。再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张仿钱穀的赝品，而且赝得没边儿。我祖父气愤地向他嚷道：“你要是觉得它值钱，你就拿走好了！”我六叔祖还真的让跟着来的手下人蹬桌子上板凳地给摘走了。手下人摘走后，屋里就剩下我祖父和我六叔祖两个人，我祖父气得直哆嗦，指着他发誓道：“我告诉你，你就有一个儿子，我就有一个孙子。如果我真的私吞了财产，就让我的孙子长不大；如果我没私吞财产，就是你亏心，你的儿子也不得好死！”在那个时代，亲兄弟俩，特别是每家只有一个独苗时，设下如此恶咒，真是豁出去了。不是争吵到极点，绝不会发这样的毒誓。后来，我祖父就因此而一病不起，七个月后也故去了。这七个月里，他动不动就哆嗦，这显然是和我六叔祖争吵后落下的病根。他死在安定门内的方家胡同。临死前，还特意把我叫到床前叮嘱了两件事：一件就是告诉我如何跟我六叔祖吵架打赌，意在勉励我以后要自珍自重，好自为之。另一件就是叮嘱我“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都含泪一一记下了。

不到一年连续死了这么多人，对我打击最大、最直接的是祖父的死。我父亲的死，使我母亲和我失去了最直接的指望，但好在还有我祖父这层依靠，他冲着自己唯一的亲孙子，也不能不照管我们孤儿寡母。现在这层依靠又断了，而且整个家族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生活的最基本保证——吃饭和穿衣都成了最实际的问题。也许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吧，这时出现的真情一幕让我终生难忘。

原来，我祖父在做四川学政时有两位学生，都是四川人，一位叫邵从燮，一位叫唐淮源（图1-2-5唐淮源先生的墨迹）。他们知道我家的窘况后，就把对老师的感激，报答在对他遗孤的抚养上。他们带头捐钱，并向我祖父的其他门生发起了募捐。募捐词上的那两句话至今让我心酸，它也必定打动了捐款人：“孀媳弱女，同抚孤孙。”孀媳是指我的母亲，弱女是指那没出嫁、发誓帮助我母亲抚养我的姑姑。结果共募集了2000元。邵老伯和唐老伯用这2000元买了七年的长期公债，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大体够我们一家三口的基本花销了。而邵